



走进圣城耶路撒冷

每次回忆在耶路撒冷的时光,最先记起的总是这座城市的喧闹声。从清晨开始,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、清真寺塔尖上传来的阿訇召唤声、哭墙前犹太教徒的祈祷声……晚间,听罢教堂里的赞美诗,漫步穿过集市,小店已准备打烊,于是“砰砰”的关店门的声音又不绝于耳。当虔诚的基督信徒,背负十字架,走过“悲哀之路”时,他们高唱着:“基督,记得我”,而歌声却时不时被商贩的叫卖声淹没……骚乱、警报、军用飞机的声震,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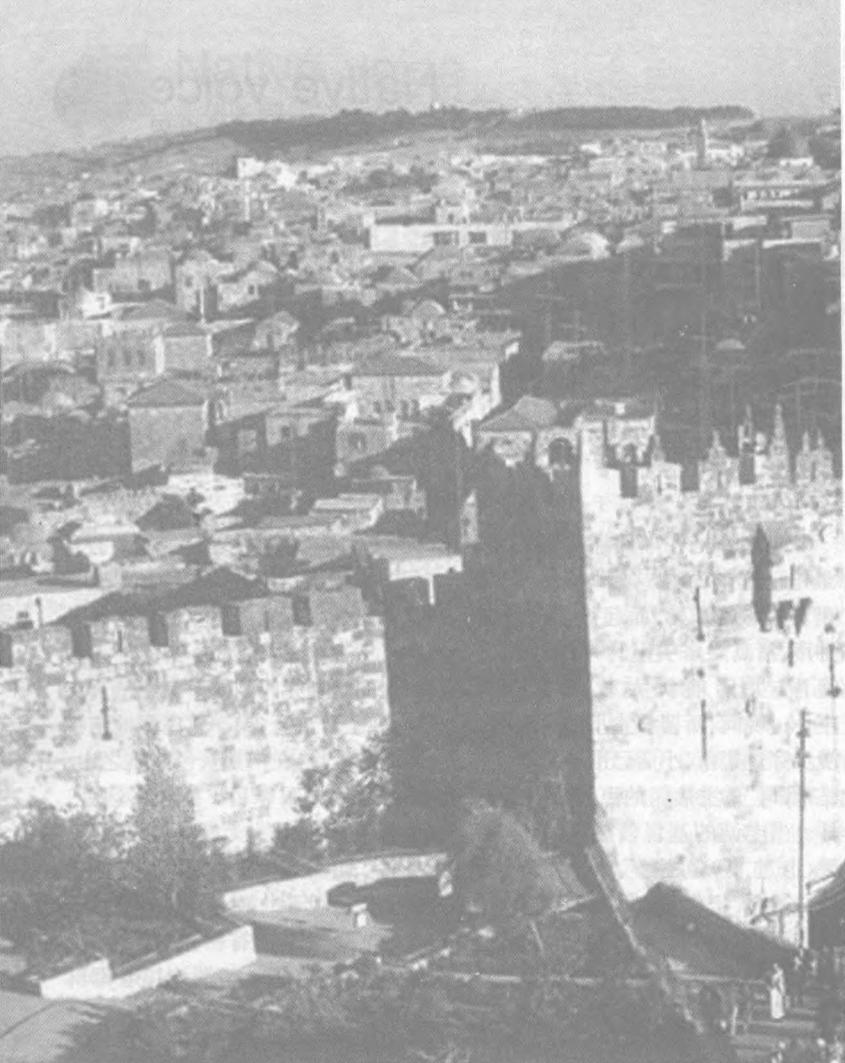
耶路撒冷,同时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为自己的国都,拥有人口65万。公园、写字楼、百货大厦、大学、医院、露天咖啡吧、博物馆……这些都与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分别。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却有个充满魔力与悲剧的地方,这就是耶路撒冷旧城,是犹太教徒修建两座圣殿的地方,是耶稣受难又复活的地方,是先知穆罕默德“夜行登天”的地方。旧城不足1平方公里,四周围绕着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修建的高高的城墙。这里是耶路撒冷的核心,却被一分再分,成为永无休止的争端的焦点。

已有2000年历史的哭墙,位于圣殿山脚下,据说是当年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的残迹。公元前957年,所罗门在圣殿山上修建起犹太教第一圣殿。公元前580年,圣殿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摧毁;而后来在原址上重修的第二圣殿也于公

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。犹太教徒们还在憧憬,或许有一天,他们会建起第三座圣殿。不过,了却这个心愿显然很难,因为如今坐落于圣殿山上的是金光闪闪的萨赫莱清真寺(又名圣石清真寺)。它庄严地俯视着耶路撒冷,在一片灰色建筑之中,显得格外耀眼夺目。而在不远处,在哭墙的前面,犹太教徒们在祈祷、吟诵。他们如此专注忘我,甚至忽略了驻足观看的游人。

哭墙的左边有一条长1500英尺的地道,地道另一端连接着耶稣受难前走过的那条“悲哀之路”。一个导游带我穿过地道。导游是个能说会道的人,一路讲个不停,而到了地道中途,他的语调却突然严肃起来。他解释说,整条地道中,此处最接近圣石清真寺,从这里向内100英尺,30英尺之上的地方,就是曾经供奉着“约柜”的犹太教圣殿内殿遗址,那里是“犹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”。

导游的话使我想起几天前拜访过的杰胡达至哈·特曼,一个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移民。“小时候,旧城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,”他告诉我,“去哭墙就像是去火星。”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将耶路撒冷拆成两半,西部属于以色列,东部地区则处于约旦的控制之中,哈·特曼的童年就是在这个碎裂的城市中度过的。“哭墙以及大部分圣迹都在东部,有时,老人会指着旧城的方向,告诉我那两棵松柏的中间,就是哭墙的存在。而我从来也没奢望有一天能站



耶路撒冷哭墙

在它的面前。”

1967年，统一耶路撒冷的战斗中，哈·特曼所在的伞兵连是第一支抵达哭墙的以色列部队，那一时刻哈特曼永生难忘。然而，他并不经常回去，哭墙依然在他的生活之外，连年不断的巴以冲突，早已使当年划定的边界线面目全非。在耶路撒冷，总能遇到像哈·特曼一样的犹太人，过去，他们时常到阿拉伯人的社区购物或散步，但现在却很少这么做了。他们依然热爱耶路撒冷，但不得不承认这城市同时属于别的民族。

“你跟巴勒斯坦人交谈过么？”他们问我，我告诉他们我有。

“我是个乐观派，”一位巴勒斯坦居民对我说，“因为，如果我悲观的话，那只会使事情更糟。”

“我们也想过放弃动荡的生活。去投奔海外的亲戚。可这里是我们的家园，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我们热爱耶路撒冷。”

圣殿山上辉煌的金色圆顶，就是他们留下来的理由。离开哭墙，通过军事检查点，我向着山上的圣石清真寺走去。这的确有些讽刺，尽管阿拉伯人无法占领耶路撒冷，



本栏责编 彦敏

但他们依然是这座圣山上的君王，因为穆斯林的圣殿就屹立在山顶上。

与哭墙不同的是，圣石清真寺在礼拜时间是不对游人开放的，因此，那神圣庄严的一刻只有靠游人自己去想像了。而这座建筑本身，就足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惊叹了。外观宏伟灿烂，寺内更是富丽堂皇。美丽的波斯地毯、别致的马赛克拼花、大理石饰面，精致的雕花木器……让人止不住流连。

圣石就躺在金色圆顶的下面，很难想像，还有什么地方会比此处更为神圣。这块长17.7米，宽13.5米，高出地面1.2米的岩石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物。据古老的犹太教记载，上帝为考验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，让他在摩利亚山上，杀死自己的独子以撒献祭。忠诚的亚伯拉罕正要举刀杀子时，上帝派使者阻止了他，并命他以一只公羊代替。相传，当年亚伯拉罕就是将以撒捆绑在这块岩石上准备献祭的。而在比犹太教晚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说中，这块石头则被视为上帝用泥土捏成人类始祖亚当的地方。这块石头对于伊斯兰教同样意义非凡，传说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第9年，也就是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，忽闻大天使伽百利来召。先知跟随他乘坐一匹面如女子的飞马，急飞耶路撒冷，踏着一块巨石升入九重天，聆听真主赛拉的祝福和启示，然后又于当天晚上飞回麦加。据说这块石头即是当年穆罕默德升入九重天时的踏脚石，至今石头上还留有先知当年踩下的脚印。

离开庄严的清真寺，我的下一站将是著名的“耶稣圣墓教堂”。忽然，我意识到自己正走过一条大多数耶路撒冷人不从选择的路线：从哭墙到圣石清真寺到耶稣圣墓，也只有我这样的游者，而非朝圣者，才能毫无顾忌地从一个圣地到另一个圣地，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体会这个城市的美妙与讽刺。记得在克西马



尼园——耶稣被捕地——附近，有一处地下墓穴对游人开放，我进去时已经决定要关门了。我问里面的神父此处安葬的是何人，神父吹熄一只蜡烛，毫无生气地说：“圣母玛利亚——耶稣的母亲。”那神情就仿佛一个太平间的值班员正拉开一具尸体上的白布。而在另一个教堂附近，我碰到一位快活的游客，他向我展示了一个“时髦”的旅游纪念品：一个立体的耶稣受难像，很讽刺的是，他有一双洋娃娃似的会开合的眼睑，轻轻摇晃一下，基督就会冲你眨眼睛！

穿过露天集市，当土耳其咖啡和烤鸡的气味，渐渐变成浓烈的熏香和玫瑰露的香味时，我知道圣墓就在前面了。这是个一眼望去毫不起眼的教堂，进到里面，继续令人失望，“人们来此寻找光明，但这里却阴暗狭小。”J.M. 康纳在他的《圣地指南》中写道，“人们来此寻求宁静，但耳中却充塞着战争的圣歌。”

如今，圣墓为基督教六大教派所共有，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上十字架上死去，尔后埋葬于此，最终复活。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来此忏悔、礼拜，教堂里充满了嘈杂的人声。教徒们在“涂油礼石”前跪拜、亲吻，据说耶稣死后被放置在这块石头上清洗身体。他们将玫瑰露洒在石头上，然后再用海绵收集石上的“圣露”，将其挤进小瓶带回家。

“圣墓教堂常常遭到污蔑。”迈克·帕特拉神父对我说。他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本尼迪克教团，正带领学生在耶路撒冷学习。帕特拉陪我参观了教堂，指点着每一处我可能会遗漏的地方，其中有一幅一只船的草图，是一位朝圣者在公元1世纪时留在这里的。

和我一样，帕特拉喜欢这个教堂的简陋与喧闹。“‘暗淡’，”他说，“能唤起人类的罪恶感。这不是个明亮的地方，但我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而且就在这里。”

在欧洲那些华丽的大教堂里，人们能看到的是艺术大师与衣冠整洁的教士；而在此处，只有平凡人的面孔与虔诚。每个角落都有祈祷的人，他们抚摸着、亲吻着、忏悔着，在闪闪的烛光前，满怀感激地面对着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刻。

终日沉浸在神圣之中。我有些厌倦了，赞美诗，祈祷、教堂、圣墓，让我感觉麻木。我决定逃往耶路撒冷新城。

新城是轻松而惬意的：人群熙攘的公园、紫藤爬满墙壁的老房子、乐声悠扬的博物馆与画廊、播着流行歌曲的卡布其诺咖啡吧。我在一家露天酒吧坐了下来，刺着文身、戴着脐环的女招待为我送来冰凉的啤酒。盖德·格兰其，一个犹太老人，坐在我的隔壁，跟我聊了起来。

“我讨厌现在的耶路撒冷。”他一开口就这么告诉我。盖德1936年移居到这里，做过卡车司机、教授助理，现在，80岁的他是个“回忆专家”，“这里都快成那些疯狂难民的迪斯尼乐园了。”盖德抱怨的是那些势力渐长的正统犹太教徒的极端分子，“他们联合起来投票，逃避纳税和军役，骚扰放音乐的邻居，关闭戏院……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。”

位于老城区附近的米儿沙瑞姆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教徒的社区，旅游手册上形容此处“或许是世界上最不好客的旅游景点”。这一地区都是老房子，既没有粉刷也没有植物装点，街道上只有几棵孤零零的树，简朴得近乎原始。社区的指示牌上警告游人不要拍照。游人来此感觉不像是游览，倒像是在偷窥人家的后院。似乎总有人都盯着你，看透你，让你无地自容。

“这个地方真让人难以捉摸，”一个在以色列呆了8年的美国人告诉我，“我现在还理不出头绪。”“是么，”我问，“那你说说，你到了这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？”

“嗯——面包圈。”他回答。

“走出圣经，返回你的星球”，这

是耶路撒冷一家著名餐厅的广告词，不过，我没进去。在耶路撒冷不会没有吃的。有吃罗马大餐的高级餐厅，也有专为犹太教徒准备的墨西哥美味，热闹的露天集市上到处是风味小吃的飘香。

我选中了萨米餐厅，来了一大盘特色菜——烤肉，味道棒极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一大盘！这里是中东的领地，他们称自己是东方人，先端上来的是东方开胃菜——芝麻酱、塔博勒色拉、茄子、鹰嘴豆沙、沙拉三明治、胡椒粉、葡萄叶和橄榄叶——还没看到主菜就能让你吃得半饱。

用餐后自然要找个消遣的地方。老店费克丝是个不错的酒吧，12条长凳、6张餐桌，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932年。伊兹撒克·伯格，在这里工作了至少20年，他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真正的侍者，“现在，”他抱怨说，“服务员送来菜单时，嘴上还叼着牙签，将盘子扔在桌子上。就仿佛是在玩扑克牌。”

“我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。”伯格告诉我，“甚至窗帘用的都是30年前的。”

费克丝从不为任何人改变习惯，无论你来自纽约，还是巴黎，是名人，或是肯出双倍的价钱。“这个地方的原则是它必须喜欢你。”店主阿兹瑞利说，“如果它不喜欢你，你会感觉得到。”

享受过美味、博物馆、音乐会、卡布其诺和有趣的谈话，我慢慢走回老城。熙熙攘攘的人流穿过加法城门，修道士、教徒、劳动者、警察、士兵、学生、游人、乞丐……猛然发觉，耶路撒冷在我的印象中是如此的矛盾：富有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是；国际化，却被一再分割；烛光为朝圣者照亮；诱惑为旅游者而设……这些或许都是批评家要找的证据。无论如何，我想，再没有什么地方，会像耶路撒冷一样，能够令人陷入深思。□